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三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九

經下篇 萃升

䷬ 坤下兌上

萃

賛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程伯淳曰澤上于地水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于地言上于地則為方瀦聚之義

案對夬立象猶屯之於解不以卦定序反對為定也澤上于天則決上于地則聚

楊廷秀曰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泰此豈一日所致哉

李子思曰以畫觀之二陽得位四陰聚而歸之故曰萃三陰已升在上二陰在下有應隨之以升故曰升臨萃二體相反二陽在下近民有臨之之勢而未有萃之之權及以兊而加之反之坤上而二陽位在上卦然後斯民可得而聚

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故卦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故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之時也故曰原筮

元永貞无咎而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始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隂聚而歸之君臣同徳而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而上説則不足以為萃豈特二五相應而已哉

毛伯玉曰萃似比然則何以異乎曰水在地上固相親也而散漫未有所歸故其卦曰不寧方來其爻曰失前禽名分未定不必其皆比也夫澤上於地則水固鍾於澤者也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

蓋天下一家極盛之時也

馮當可曰非有擾攘傾覆之變安得舍彼而取此三代之時歷世載德以有天下非一時萃於我者之所謂萃也

案萃與比近蓋地上之水與地上之澤亦不甚遠也然水聚而成澤則比者萃之初萃者比之後其象甚明比則一陽居尊位而五陰爭比之上六最後則為後夫凶為失前禽此正聖人作而萬物覩

之時所謂鳳凰景星始見爭先覩之者也萃則二陽而四陰聚之有君有臣其民聚於臣以歸於君此名分已定聚而不散之時也此其大凡也若夫聚天下之民日中為市何以聚人曰財所欲與之聚之方以類聚何莫非聚而又豈止以天下定未定為說哉先儒之言雖異同而各有理不得不辨

右明彖義

象賛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右明卦用

序卦曰遘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林黄中曰自遘之萃巽反為兊乾變為坤上下相

易

右明卦序

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

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張舜元曰全卦之體有廟之象

朱子發曰艮為門闕上為宗廟

李子思曰二陽在衆陰之中有建立宗廟總攝衆志之象豫之象亦為重門益艮之上又有三耦畫也今此卦象如豫特多九五一竒畫耳故為有廟而九五至之之象

耿睎道曰萃之時以言乎人則四海之歡心得矣

以言乎物則九州之美味備矣王者之所以致孝享於是乎在

朱子曰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巳之精神則可以致于廟而承祖考也　又曰人之精神萃於巳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陸希聲曰氣聚而生故精氣為物氣散而死故游魂為變魂氣有散无所依歸故聖人於萃聚之時立宗廟以致孝享

胡翼之曰夫人之生則精神萃之於身及其死也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之卦設為宗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

程伯淳曰萃渙皆享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渙散故立此收之　又曰古者祭祀用尸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萃渙皆言王假有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

與尸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

程正叔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李子思曰天地之氣浮游于大空之中絪絪緼緼

漠然而无形也下騰上降往來聚散而不常也因其忽然而聚之際必求有以凝之然後既聚而不散譬之林林之衆紛然不齊一其耳目而堅其心志者其唯建邦立都置宗廟社稷之為先務乎

李季辨曰宗廟者人心所系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系人心也

張子厚曰與渙卦義同故繫辭互見

案聖人行禮有經有緯因萬物之萃而致享宗廟

禮之經也以祖考之神萃于廟而萃已之精誠以格之所以系衆心而使不渙散禮之緯也

李子思曰九五具陽剛之德有大人之象當萃之時出履正位而上下羣陰聚而利見以求享此聚之以正者也　又曰二陽得位而專贊九五者四為五之輔出而為九五聚民以歸於君上則可而分以自專則不可

李季辨曰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

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

李氏曰人不能无羣羣不能无爭必有善羣者為之主利見大人者求其所為主也

程正叔曰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義安得亨乎故利貞

案貞利利貞兩言利義本不相蒙孔子合言之謂聚之利于亨者以見大人則為所聚之正是乃利貞

也說者第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意隱矣

林黄中曰坤為牛故有牲之象

李子思曰陰聚而歸陽有萬物盛多能備禮之象

程正叔曰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

李季辯曰君位既正方用大牲如湯用玄牡之類用大牲則天命定矣

王景孟曰當此之時凡事皆吉於用大亦不特大牲而已也成大功立大事興大利凡此皆吉於用大者也故繼之以利有攸往

程正叔曰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

右明卦象占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說者謂孚四而三間之易无陰閒陰之義

贊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林黄中曰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四在臣位能萃而不居是有孚而不終也初孚四而不終將萃於五五既逺而非應而初之所居又陽也是以其志惑亂於其所欲萃焉如號咷之人一握其手而為笑也四五皆兊體為口舌故有先號後笑之象

李季辨曰初與四應以隂求陽宜相孚也四位不當終不成萃故有孚不終心不能定去就不決故乃亂乃萃萃而以理不約而合若嬰兒之號泣然

為父母者一握其手則為笑矣此見天理之萃也

四既无位進而萃五得萃之正勿恤而往可以无

咎

程可久曰號與笑哀樂之見於外與同人旅稱號

笑同意

右明象占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賛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李季辨曰五為萃主巳為正應下連三陰相引萃五萃之吉也

案說者多以牽於羣陰之間不能自達於九五唯蔺惠卿李子思以其礙於九四其說然矣而謂必待九五引之則又非文義葢凡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大畜之二是也初六牽於正應六三限於相比皆為九四所萃唯本爻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咎

以九四之當其前取象也

右明占

程可久曰用大牲者萃之主也用禴者六二而已

朱子曰卜祭者有其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案禴固言祭然象也與坎九四之義相似為六二者苟不阻於九四而孚于九五則可以闊略禮文而得享上之義矣

右明象

王介父曰升之九二以剛升孚乃能无咎故先言孚乃利用禴而後言无咎

右明爻義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賛曰往无咎上巽也

耿睇道曰比于九四而求聚者也雖有剛柔相與之道然非正應而求之不得所欲故萃如嗟如无攸利

李仲永曰三陰皆進是萃如也三陰皆進而已獨无應故嗟如也不當位而應故无攸利

李季辯曰三應上六既齎咨涕洟故萃而嗟如往而萃五則无咎

馮當可曰物方萃已安得散但萃道不足故有小吝咎則无也三陰皆萃于九四是萃如也然四非已應又非君位於心不安嗟如也九四權臣也而萃之上六本應也而不應之故无攸利然九五在

上往而聚之斯无咎矣若必欲踰五而求上六之
應則終吝也小謂六之陰也
右明象占
九四大吉无咎
賛曰位不當也
朱子發曰陽為大大者吉也
胡周父曰无他辭而直謂大吉无咎夫萃之世弱
趨於殭闇依於明四臣位也而陽處之以説而接

三陰民樂歸之者也若不專君位吉非大者乎

郭立之曰卦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於君得其所萃莫吉於斯

李氏曰下比三陰有得民之象上承九五有得君之象在萃而得君得民人臣之盛者也故大吉无咎

程可久曰人臣與君分其所萃安得无咎惟其與五同德不植私黨使大者尊榮而吉始見補過之

義（大字義）與郭合

林黄中曰以九居四不當其位能萃而不居非與九五爭民者也此所以大吉无咎　又曰萃之六爻皆言无咎而四言大吉无咎明萃之无咎皆九四之功也

案說者率謂大吉然後无咎或者又不謂然今以爻義考之衆隂歸五多阻於四而九五亦无大得志之辭易於九四系之以无咎可矣而曰大吉云

者似予之過何也曰聖人葢變文以示訓也使九四以其位之隂而如比之六四則九五安得有匪孚悔亡之辭豈非大吉使九五制於九四而如豫之六五則安得有有位元永貞之辭九四豈非有咎當知萃之四五善於豫而弗若於比曰大吉以示其勸曰无咎以示其戒讀九四之辭者黙喻於辭意之表可也

右明象占爻義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贊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馮當可曰聖人於萃卦雖二五中正无大與之之辭者四在側以爭萃為五者不可不勉其所以為萃之道矣元永貞則四必為大吉无咎

朱子曰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戒占者當如是也

李季辨曰渙而方萃人情未孚必元永貞然後悔亡蓋萃而得君其卦為比元永貞之道也萃而成比則悔亡矣

右明象占

趙氏曰比以九五一陽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無非一理所貫也初與三不當位者自萃於四是物有匪孚者矣故必元永貞然後

悔亡

案二陽爻所以萃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故也匪孚以衆陰孚四也悔為匪孚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蓋四近民而巳巍然處其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以卦變言之九四之變則比也比吉也九五之變則豫也豫則貞疾也故四之辭吉而五之辭多戒云

右明爻義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賛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胡翼之曰居卦之外而下无其應是以齎咨涕洟也

李仲永曰以兊説在上而齎咨涕洟者説極而憂也憂之如何無位而窮也

李季辨曰五居正位以六居上失萃之時

張舜元曰兊為口舌為雨澤之象

右明象

程可久曰知危懼禍物亦不我咎也

王景孟曰萃久則散說極則悲君子以為无足咎也

右明占

林黄中曰上者萃人下者萃於人以隂柔處卦之窮是其无萃人之材物莫之與而又不能萃於人

者也是以窮至於齎咨而涕洟焉

案易窮則變萃澤萃於下也上窮則澤潰矣夫成卦萃聚也聚極而散上卦兊說也說極而悲故其象如此至於爻之變則成否夫萃之不早而窮焉无所復入徒有悲嘆何所咎也且萃者極盛之時也極盛之時宜物情和說順適以應坤兊之象今觀之六爻初則號三則嗟上則涕洟而且不止於號齎咨而又不止於嗟何也禍福倚伏而盛滿難

居故六爻止于无咎而大象所以有不虞之戒也

右明爻義

蘇子瞻曰方以類聚有類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盍以爻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无應則五能萃上豈非交爭之際哉

林黄中曰六爻以相應相比為義盖當說順萃聚之時說極則易憂順極則易乖聚極則易散君子

所當警戒不虞而尤惡於不相親也　又曰六爻以陰聚於陽為義夫陽剛者人之所聚也陰柔者聚於人者也為上者人之所聚也為下者聚於人者也是故萃之二陽其居陽位者應萃之義居陰位者能萃而不居也

李季辨曰卦四陰二陽以陽為主三應於上二爻皆陰非萃之善初應於四聚而得吉無萃之位二應于五君臣正位成萃之功

都聖與曰相忘而相與本无咎也方以類聚則相攻相感相取而吉凶悔吝生焉故所謂无咎者本皆有咎善補其過則所謂咎者亡矣此六爻所以皆言无咎也

右明六爻

☷☴ 巽下坤上

升

賛曰柔以時升

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鄭康成曰木生地中日長於上故謂之升

李氏元量曰剛以上為位其在下非其所也故於剛在上曰止其來自下曰復柔以下為位其在上非其所也故於卦柔在上曰見其進自下曰升

蘭惠卿曰邵堯夫易圖謂升者臨之生萃之反柔以時升非獨六五蓋萃則四五皆陽而升則陽降陰升四五皆陰自萃之反而言也或曰升與晉何

巽曰升者自下升髙故謂之升故大象曰地中生木升晉者自近進遠故謂之晉故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取義各不同也

寀木在地之下自下而方升明在地之上出地而上進

李子思曰隂陽二氣迭為升降隂升則陽降隂降則陽升未有陽常升而不降亦未有隂常降而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反居于下而三隂反居于上也故曰柔以時升　又曰左右前後四隂乃扶

二陽以俱升六爻盖无一之不升也

郭立之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謂之升

楊廷秀曰升則足以行道

李季辨曰古之賢者升進而上其道不一有自司徒命鄉論秀而升者自司徒升之樂正樂正升之司馬司馬升之王所有自侯方歲貢而升者天子則試之射宫中多者得與於祭有自三年大比因

賢能之書而升者天子拜受登于天府其條目見於周官王制而其義則隱於易之升盖木之升也其勾未萌甲未拆之時枝柯榦葉皆備於未升之時故其升也莫能禦猶賢者之未進也道德藴畜皆當素備故一出而名實遂孚矣此卦辭元亨之道也

案自下而上騰者謂之升觀孔子之傳唯彖以時升地中生木之二說諸儒不過祖述之而已大抵

主巽之自下而升𥘉亦巽也木亦巽也

象贊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徳積小以髙大

右明卦用

序卦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林黄中曰自萃之升坤反居上兊反為巽二五相易而成也

右明卦序

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贊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

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寀贊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材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勿憂其不見也南面而治天下者六五也九二之大人既見六五之大君乃偕進而上行南征之象也諦觀卦義似皆主巽而用見大人獨不主巽者

陽為大未有六五而稱大人者无此象也

王輔嗣曰陽爻不當尊位无嚴剛之正則未免於憂故用見大人勿恤也

代氏曰尊爻无此人故不云利見

程正叔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

林黄中曰巽東南也坤西南也自巽升坤必涉乎

離離南方也自南而征斯為吉矣

程可久曰陽以上行為南杜元凱謂陽氣起于南行是也

李氏曰明夷九三曰南狩升曰南征征與狩皆有事之大也

案用見大人主六五言蓋用元亨之道以見大人也人主之升於位與德皆用見大德之臣也此以已升言也南征乃以自下而升為義主九二之陽

爻以象君子之升以方升爲象也明夷升征與狩皆稱南以坤位西南嫌其爲陰晦故以南目之大凡人背北面南南前進之義也

右明象占

初六允升大吉

賛曰上合志也

鄭少梅曰初傅二陽而升三陰又與之一體故有允升之象

趙氏曰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

寀卦以柔以時升為義初六之柔與三陰同德而升无間言者也而二陽閡之然陽本上升之物三陰不能拒則亦與初六同體而升亦无間言者也是五爻皆欲與同升夫是之謂允其大吉可勿問而知也諸說不明卦之大義多曲而不當

右明象占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贊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朱子發曰升萃之反也升之九二即萃之九五故升萃二爻反復同象明二五之交孚也

李子思曰萃之六二以陰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之九二以陽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相感而相應則一也故爻辭皆有孚乃利用禴之義而彖傳皆有剛中而應之辭

李氏元量曰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焉故即其材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林黄中曰二卦不言於五而言於二者貴賤之位也

馮當可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中誠相應雖五升而不來以二之誠而格之不能不守貞以待二而為之升階也二能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賛二

為有喜五為大得志

毛伯玉曰古者卿大夫皆世禄然卑踰尊踈踰戚者有之矣其大者為舜為傅說為吕望其次如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此皆升之謂也匹夫而升于朝亦不偶然矣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彼固孚於未禴之先者也

案萃之六二无咎以閡九四升之九四无咎以閡九三本皆有咎唯二五中正故交孚而二陽爻不能

為之間其所薦雖薄而必饗也萃之情下趣故引吉无咎者以其交孚乃利用禴也升之情上騰故必交孚乃利用禴而後无咎

右明象占爻義

九三升虛邑

賛曰无所疑也

蘭惠卿曰陽實陰虛邑者位也升自臨生三之位本陰爻居之虛邑也今以九升三居陰爻所居之

地故曰升虚邑

案二陽之卦在下者為臨也在上者為觀也今以臨之初九升六三之位而為升是升虚邑也邑虚則无所閡於升也　説者以坤為邑謂前无陽實以閡之或又謂三諸侯之位邑國也皆非

右明象占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賛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張舜元曰坤西方之卦岐山之象也

李子思曰其事頗類太王文王或者遂以爻辭非文王語然而易中王用之辭非一如王用三驅王用出征王用亨于帝皆泛言之未嘗指名其人况稱王而不稱號邪

李氏曰體順又以陰居陰順之至也故於升之道有吉而无咎

案象與隨上六相似特西為岐耳隨上體兊兊正

西故曰西山此卦上體坤坤位西南羑里視岐其方也故曰岐山山皆以在上卦取象今觀太王遷岐之詩披荆棘通道路竊意太王未卜宅之先必有負固不庭之國王者乃用此順巽之道以通之故著此象所謂知以藏往者也若曰文王自稱太王之德則羑里之時太王一諸侯耳未稱王也追王太王在武王有天下之後若曰文王自稱與爻辭非文王作則又失之甚矣

右明象占

六五貞吉升階

賛曰大得志也

李去非曰柔居尊守正而二以剛應之降接如賔主之於階揖遜以升焉接賢者之禮至矣

程可久曰虛中下應於剛德之臣自二而升五如階之有級焉此人君升進賢臣而獲其輔賛故以貞吉先之

案貞吉言二五正應之吉也升階自三至五自下卦升上卦有升階之象或以為如舜之歴試自匹夫而升六位然賛為大得志則指九二也

李季辨曰至此則進于天子之階矣或升之王所或試之射宫或登之天府皆升階也則升道亨矣亦有此義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賛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蘭惠卿曰冥者晦也升豫皆以陰升居上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

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

李季辦曰處升之極知進而不知退君子知進退存亡故宜貞守貞守乃所以不息也猶木升之極必歸根復命雖華實剝落而生生之意又寓於中矣

李氏曰天下之理消息盈虛不可以為常升而不

已則必困唯持以不息之貞則无驕盈之患此所以為利也

諸說似覺支離

案上无所之進而不已故為冥升猶冥行也夫升極則困困則息若以進德言之息則非利也故利于不息之貞

右明象占

趙氏曰艮有不自滿之意故内艮外順而為謙巽

有不自高之意故内巽外順而為升謙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而无凶悔咎之辭升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二九三雖不言吉利而亦无凶悔吝之辭雖上六之冥升亦利于不息之貞則巽順之效也

馮當可曰萃聚而升不來陰陽當此時俱升而不降六爻之象如人相逐而行

林黄中曰升六爻以自下而上往而不來為義何

則升之為言上也譬猶木焉有長而无退也故既至六五而謂之升階焉唯九二閡於九三以應六五而遂升上六前无所瞻視以進故謂之冥升

右明六爻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二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厚齋易學卷二十四

易輯傳第二十

宋 馮椅 撰

經下篇 困井

䷮ 坎下兌上

困

賛曰剛揜也

王景孟曰陽爻雜于羣陰之中為之揜隔此君子不偶之象也

李子思曰以二體觀之坎陽在下兑陰在上此剛為柔所揜也以六畫觀之下卦一陽陷于二陰之間上卦二陽處于一陰之下此亦剛為柔所揜也剛為柔所揜是君子見困于小人者也陸希聲同

于氏曰乾上九降居于二降而之險坤六二上為上六而揜剛成困之義

朱子發曰君子窮困窒塞之時

李氏曰時可以為而材不能為者弱也非困也材可以為而時不得為者困也非弱也以剛動之材而見揜于陰然後為困

李氏元逵曰若蹇之能止則知足以避若需之不陷則義無所窮困之為卦上下二剛皆揜於柔若无所逃於天地之閒此所以為困也

齊困者君子之窮三陽上下為三陰包承揜原缺不能出下卦陽也而陽寡陷于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

雖衆而在一陰之下陰為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之窮之象也

右以内象明之

象賛曰澤无水困

程正叔曰水在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則枯涸无水之象

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

劉氏曰旱暵之時也

右以外象明之旱乾澤竭苗則困矣

說卦曰困德之辨也　又曰困窮而通　又曰困以寡怨

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李子思曰易者憂世之書也文王羑里之難悼世路之險艱以憂患之事寄之于易如屯需訟剝遯睽蹇旅皆極天下憂患之象内以自警外以垂世其間最切于其身者明夷與困是也孔子賛易三

陳九卦以白文王淵懿之心蓋困窮之際可以觀人孔子陳蔡之厄實似文王孔子之於易蓋以其行之於身見之日用者而載之于書夫豈空言哉

右明卦義

象賛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右明卦用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林黄中曰自升之困巽反為兑坤變為坎上下相

易而成也升之上六其象爲㝠升升而不已也其困必矣

李氏曰水澤之氣上升而及物今水在澤下无上升之義故有无水困之象世有詠蝸牛者曰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其是之謂歟

右明卦序

亨

賛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正義曰君子處困而不失其通之道故曰困亨

耿睎道曰君子不能無困困而不害為君子者處困有道也說以險困而不失其所蓋處困之道

趙氏曰在險而能說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其於處困也何有此聖人明卦垂訓之意也

張敬夫曰困窮而通固未嘗无可亨之理

朱子曰身雖困而道則亨也

寡困之時九五以剛中之材下九二同德之臣相

與以濟困之厄是以能亨

右明卦象

貞大人吉无咎

贊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范諤昌謂脫无咎二字非也舉經文一隅而義在

其中傳多如此

程正叔曰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以其有剛中

之道也

劉氏仲平曰萃之辭曰利見大人亨困之亨施於君子而不施於大人此其所以為困也夫剛中非終於不可為也難極否終則可為矣

張敬夫曰唯大人為能處之天下之人困大則失節小則憂殞凡以中不剛耳

毛伯玉曰大人正位乎二五則其卦安得為困此所為用易也夫剛之困于柔猶人困于疾耳使易專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能切脈審病而不能因

病用藥也如是則安用作易是故設卦之初因象
以命名以其不交也正之曰否以其遇險也正之
曰蹇以其剛揜也正之曰困名既困矣則又因象
而用爻此否所以可休蹇所以貞吉困所以吉无
咎也
案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始
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也困必
有凶咎今而吉則无凶矣何咎之有吉无咎者與

師彖之辭同

有言不信

贊曰尚口乃窮也

九家曰陰從二升上六成兑為有言

李子思曰六三坎耳不應故有有言不信之象

程正叔曰當困而言人所不信

朱子曰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

李季辨曰當孫言以避禍

寀乾坤之二與上往來成困而九五爲困之主未嘗變焉乾上九來居下卦之中同德相應此卦之所以爲亨爲貞爲大人吉也至坤二往上成兌之象而内坎不應乃有有言不信之辭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諸儒引之愚未敢盡非也且如此卦文王曰亨曰貞大人吉必有處困之道然後足以垂世示訓今子雲準之以窮窮首曰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蓋倣孔子剛揜之意而已失其指矣又曰萬物

窮遽則是物終於困而已矣不亦戾乎

右明卦占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賛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程可久曰臀體之在下者也謂本爻也

陸希聲曰坎於木為堅多心株木之象

石守道曰坎北方之卦幽陰之象

劉長民曰坎流下谷也

⿱宀⿰禾⿺𠃊丨井之九二為井谷亦下穴之象

朱子發曰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私見曰覿

蘭惠卿曰臀所以坐謂本爻也株木斥九二也有

應在四而礙九二不得往從故曰臀困于株木在

困之時處險之下是入于幽谷也坎之上六无應

故曰三歲不得今困則有應故言三歲不覿

馮當可曰以至柔居一卦之下處坎陷之深上有

九四之援而為九二所隅跬步莫前坐以待之其

困尤甚株木者九二也爲九二所鎮壓而坐困也鄭少梅曰困因坎兑相重而成也兑正秋而坎正冬兑之一陰象乎始得秋而蔓草未殺故爲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之葉皆已脫而刺存焉故爲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大冬之時也蔓草爲霜雪所殺而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陰爻故繫以草木之象

寀困之時以柔居下在坎之底困之甚者也所望

者九四出乎坎險有陽剛之材與已為應足以援我之困者而九二秉之居中得位厄我而不覿覿不敢正視之意雖自初至四所歷三爻有三歲之象而終莫之遂也故凡株木幽谷皆九二之象不言凶非所行之失也蓋所遇然也

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困之時承應皆不可恃也

鄭舜舉曰剛揜於柔為困柔亦困乎曰成卦之義

以柔揜剛爻則皆以困而取義故剛困終必亨柔困困之甚

李子思曰猶坎之卦初爻入于坎陷而不能自出者也困之六爻以柔揜剛其所以為險者在柔故凡陰爻之遇困皆其幽暗不明而自有以取之也困有亨之理者為君子設也

右明爻義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贊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程可久曰酒食者人君之所以養賢朱紱者人君之所以飾下九五不應故困于酒食聲氣相同故朱紱方來

耿𥌒道曰九五中正在上有需于酒食之材方困而施不及下而九二不得所欲故曰困于酒食然九五乃徐有說理不終困方將來而應下故曰朱紱方來亨祀者人臣之所以事宗廟者也祭祀者

天子之所以禮百神者也臣得君然後能保宗廟而事之故九二朱紱方來則利用亨祀君得臣然後能主百神而禮之故九五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則利用祭祀

鄭少梅曰坎為赤乾為大赤二五之爻乾坎之爻也故坎象赤紱而九五象朱紱

案此爻本乾上九與九五同體故二五有交相往來之義爻當澤无水之時故困于酒食之匱以望九

五之饋也

張舜元曰有祭服然後可以亨祭祀此卦之體有諸侯公卿在廟承祭祀之象

林黄中曰酒食者祭祀之所須也朱紱者祭祀之服也雖无酒食之豐也而不失朱紱之服以之享祀何所不可此君子所以亨也

李去非曰需九五之需于酒食以酒食待人者也本爻之困于酒食以酒食而見困者也口腹之所

欲而困于不足以給則猶孔子之絕糧于陳矣所恃以處困者朱紱方來也朱紱方來則二可以往接紱所以飾下也利用享祀則飲福受胙矣其久困于酒食乎然不待之來而往焉則非能安于困以待者凶宜矣

胡翼之曰征則凶由已招復何咎於人

右明象占

劉氏曰所欲者不遂所惡者必遇唯困之時然也

如株木如石如金車如葛藟此言遇所惡也如酒食如赤紱此言不遂所欲也水潤澤萬物猶酒食之養人故需之五困之二皆有酒食之辭五之應二必待能來二之應五必待能往故皆以紱為象

劉氏仲平曰本文之至于亨祀九五之至于祭祀則天下无困矣困也者不可以有為也雖貞大人吉无咎矣征則必凶又誰咎哉曰征凶无咎者戒之之辭

馮當可曰當困時君臣未即相親唯專誠一意以相感如以事神明之心感接于五然後於患難之中必有來援之理曰利亨祀者以凡交神明之心當如困九二處險求濟之誠乃能感會幽明也

程正叔曰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案成卦之義以剛為柔所揜而剛困也然非剛不

能以出困而二五之君臣以剛而中此困之所以亨而貞大人之所以吉也要必君臣處困窮之時同心德以相援然後能出故二五雖陰陽之正應而在困悴之中各有出困之材不容于不相援二陷於二陰坎險之中而在下不如九五居尊位大中而下有九四之助為有能致之資可致之勢此二所以必待九五之下求然後應之也若不待九五之求而先往以求濟前為六三之所揜九四之

所阻其凶必矣說者多謂二陰之間其征則凶然於我爲无咎審如此說則當云无咎征凶不應于征凶之後遽繫之以无咎也當與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同義

右明爻義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贊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蘭惠卿曰陰柔則非出困之材无應則无救援之

者上承九四故曰困于石下乘九二故曰據于蒺藜又無配耦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朱子曰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上六也

蘇子瞻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爲陽而求配上六不祥也困之三陰其始相諦交而揜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亡小人易合而難久

李子思曰以其揜於剛而反爲剛之所傷也

右明象占

窾下卦之終困思出險前遇九四陽剛困于石者也前困于石則復據于下下遇九二之剛據于蒺藜者也九二在初之上初雖困于二而入于坎下之谷以自安不能傷初故象為株木今在三之下三前困于石而退據之九二必為害於三而欲其去故象為蒺藜進退不安復歸本位則上陰无配故象為入于其宫不見其妻疊斯三者凶可知矣

右明爻義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贊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劉氏曰志欲應初而疑二為難其來不決故為來徐徐二以剛在下象為方輪故謂之金車不當位吝也終獲所與有終也

鄭舜舉曰凡易言往往外也言來來内也

正義曰有應於初而閡於九二故曰困于金車

李氏曰以剛居陰位雖不當而材足以有行終應

於初而已故有終

鄭舜舉曰有初以相與終必合也合則從正必能拯困

右明象占

李仲永曰困之六爻二與五三與上皆无應而初獨應四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有所疑而徐徐也

程正叔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困

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材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二有剛中之材固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是困于金車也

右明爻義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贊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陸希聲曰五以剛中處位能去非類小人救天下之困者也上六臲之象六三足之象此皆陰爻揜剛之物故刑而去之

馮當可曰為解困之主視君子為小人所困豈化誨懷服之所可解必用刑焉如去稂莠則嘉穀蕃

上劓上六下刖六三三陰既服其辜君子之類乃不困矣

李季辨曰威福之權在已不過去上下之小人則

君子亨矣用劓刑以去在上之小人謂上六也用刖刑以去在下之小人謂三與初也

案兑西方金有劓刖刑人之象或曰劓以刑其上則柔不能以揜剛刖以刑其下則四不能以隔二於義亦通

右明象

程正叔曰赤紱諸侯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

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隂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二五皆陽爻同德而相求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上下之與則無困矣故徐合而後有説也

郭立之曰上下皆揜於隂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故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

閭丘逢辰曰困于赤紱乃諸侯不朝之象

李仲永曰朱紱則外晦而內明陽含于中之色赤

在外明著見陽熾於外之色陽含於中无為以臨

人之道也陽熾於外有為以事人之義也采菽諸

侯來朝曰赤芾在股車攻諸侯會東都曰赤芾金

舄有事人之義也斯干宣王考室采芑方叔南征

皆曰朱芾斯皇有臨人之道也赤紱朱紱皆祭服

也赤紱雖不専為祭服然五下二下文皆有利用

祭享之辭則知二之朱紱方來為天子方岳柴望之事五之赤紱為諸侯助祭之行其象如此故其占如此朱紱方來則以天子至于方岳也若徃朝廷則失之矣故曰征凶困于赤紱則以諸侯不朝王也唯九五刑去揜剛隔二之人乃始來助祭故曰乃徐有說說主兌言與有喜有慶同義

李季辨曰上下小人既去則何者所困之赤紱乃徐徐而來以同德而相說也

程可久曰利用祭祀與九二享祀之理同上下分殊故所用之祀異

窦易言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祀二篇可用享皆艱難相求之時如祭之有所求也禮簡而誠至也九四之來徐徐以困於二之金車九五之徐有說以困於末刖之四不然當困之時上下交相求助以出困四之於初五之於二豈容舒徐也哉

右明占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贊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馮當可曰葛之傅木最出木杪木杪上六之象也

程正叔曰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

鄭舜舉曰其應在三三以柔傅已而牽之困于葛藟之象也所比者五五以剛比已而難安臲卼之象也

右明象

朱子發曰曰發聲兌口之象

毛伯玉曰曰云者自謀之辭

李仲永曰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處困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固悔矣與其靜而无悔為困之窮孰若動而有悔為窮而通往則吉也

蘇子瞻曰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揜我者則吉莫如征也

耿聄道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舍

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
毛伯玉曰危甚則求脫人之常情也困極則必通
物之常理也上六處困之極外牽于葛藟内困于
鼿𣏌可以求說矣若曰動則有悔是无時而可出
也
窮困之時柔既揜剛剛亦傷柔故多以同德相求
以圖出困若二之於五是也三在坎險之上其位
應上上當困窮而通之時可以圖出困者遂纒束

牽聯而不可解上欲求脫而莫之能也蓋亦柔而无斷故也是困于葛藟之象也況又乘九五大君之剛之上危而不安故心語口而懼動則有悔也夫動固有悔矣然舍三五而去則困可以出豈非計之得哉吉者得之象也凡上之所以依違不決者亦以陰柔故也爻不論揜剛之義

右明占

李氏曰上之揜五如三之揜二然上之悔不若三

之凶者坎險而兑説也故葛藟不若石之堅甈硊不若蒺藜之傷也

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而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俟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曰征凶九四曰來徐徐九五曰乃徐有説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

寀人之處世險阻艱難備嘗其操心危慮患専故達此困之所以必窮而後通也易窮則變變則通使困終无吉之理則天道有夜而無晝有寒而无

暑非易之道也

右明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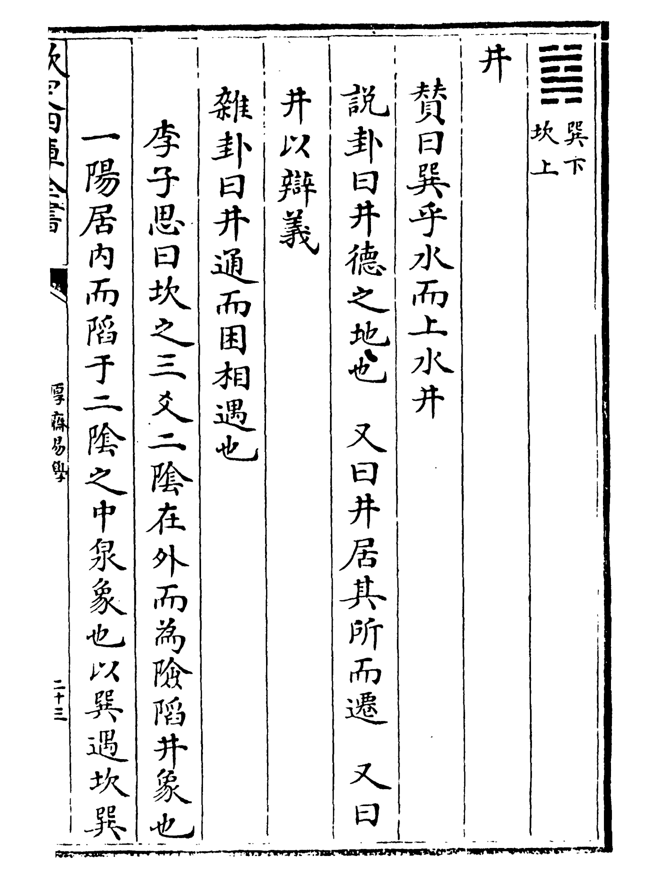
趙氏曰成卦雖以柔揜剛爲義而六爻唯陽剛而後爲善葢非陽剛則不足以出乎困也

李季辨曰卦義君子爲小人所困然初六困于株木六三困于石上六困于葛藟三陰爻皆凶九二朱紱方來九四有終九五乃徐有說三陽爻反吉以見小人之困君子君子終不可困而小人實自

困也

案觀内外卦淺深之辨初六困于株木而九四則困于金車九二困于酒食而九五則困于赤紱六三困于石而上六則困於葛藟外卦之困終輕於内卦何也内卦一陽揜於二陰陷於坎險而不得出故其困愈甚外卦則出乎險外而兌體説順雖揜於一陰其困易説故也

右明六爻



巽下
坎上

井

贊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說卦曰井德之地也　又曰井居其所而遷　又曰井以辯義

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李子思曰坎之三爻二陰在外而為險陷井象也

一陽居内而陷于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

入乎坎水之中而上之汲井之象也

程可久曰巽入乎水而以上出為用是之謂井朱子同

此以巽乎水而上水為義

都聖與曰木上有水自下而升以象養物之用而卦為井焉

李季辨曰井轆轤之幹也汲者必登於幹之上上水下木井之象也或曰木汲瓶也韓信以木罌缻

渡師其古之汲瓶歟

此以巽乎木為義 林黄中曰巽自是木矣豈得云巽乎木乎

趙氏曰坎與乾坤震艮巽兑離重而成七卦反對而成十四卦坎又自重而為一卦坎上之卦凡八唯比取五陰之附一陽既濟取水火之相交為義其餘震遇之則為屯乾遇之則為需艮遇之則為蹇兑遇之則為節坎遇之則為習坎皆取遇險之義至以巽遇之乃獨以為井何哉井亦坎險之義

也以巽入而在坎險之下其陰柔不足以濟險也故聖人不言險而特取巽木坎水之象以明巽之亦可以出險而濟物也

案坎在下為雨水下流之象而在上則為險然八卦者父母六子也各有一德則各有一用巽也者委曲而有所入也出險之才固貴乎剛而以剛遇險不知巽其理而行之不缺則折故巽乎坎陷之中有出險之理未可例以柔順无能而視之也

耿晞道曰易以井喻性凡卦之所示爻之所效皆
性喻也蜀有君子曰易有性命二卦闢之何
鄭舜舉曰易之卦皆兩兩相對以變故兩卦之義
或相反或相須或相類獨困之于井未見有相關
之義所謂性命二卦其在是乎夫剛為柔所掩有
言而不信人之困也豈其所自為哉皆命也大象
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在命者雖不可求而君子則
不謂命而求之于性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蓋言

性也考之于象澤无水爲困此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焉此性也君子知澤或涸而井則不涸是以致命而盡性二卦相爲表裏學者未之識也李子思曰坎者天一之水也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得水之真性則井是也坎之爲卦其位在北其時在冬以畫觀之一陽爻實其中而二陰爻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于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溫嘗試以此而觀天下之水其

在冬而温者獨井泉而已蓋井泉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池沼滙之波澤已為風雨霜露之所剥而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温故凡天下之水皆其下流之失性而不反者也

察天下之理有順之則敗逆之則成者如登山勢雖逆而漸高下坡則勢雖順而趨愈卑水性以下為順而陷于坎險无復回流若井之泉以木巽水而上之乂有汔至未繘羸瓶之患然而用之滌濯

用之烹庖可以祀神可以養人此其勢逆而其用貴也抑又觀之凡川流趨下之水皆雨之所降會而成流者也若穴地得泉此乃天地五行之英水之元也反之吾身為涕為唾為便皆醎而下者也唯舌本之竅其津甘美古人以譬之井泉有以也蓋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以鑒取明水於月此天一之水也掘地為井而得泉此地六之水也此天地五行之真也若夫坎之氣上騰而為雲降而為

雨雨集而成川則離其真久矣是以君子不貴也

昔之論烹茶者以乳泉為上庶幾近之

右明卦義

象贊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右明卦用

序卦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石守道曰凡人遇困厄必退而修德故曰井德之

地

程正叔曰困則必反于下物之在下者莫如井困乎上連升取義升而不已必困謂升乎上而困乎上也

右明卦序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贊曰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林黄中曰井者困之反也困反為井而二五不變是改邑不改井之象也井也者君子之德也邑也

者衆人之居也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者以其剛中也

剛中者泉在其中也

李子思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眎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其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

劉仲平曰古之制爲井者八家同之邑之所聚者凡資乎井也邑之所資于井者自外來而求焉井不以是爲得也邑之改而不資焉則外求之者不

至井不以是為喪也

朱子發曰古者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改而井不改井德之不遷也 又曰初往之五汲之象若有喪而實无所喪以其不失位也五來之初不汲之象若有得而實无所得以其失位也

李去非曰往者舍井而得井來者得井而舍井各井其井 又曰井居其所而遷所遷者非井也邑遷焉隨所邑而井居其所邑之所在則斯有井矣

彖象之象以困反為井取義坎之一陽在二陰之間是謂井泉之象也一陽者北方坎之真水二陰陷之泉居坎陷之中非井而何特以坎重坎則為純坎故聖人以巽在坎下取巽入乎水而上之有汲泉之象也且困坎在下今往居上夫坎居上則困之兌來反于下而成巽矣易之言邑象其位也坎何位乎下而今往位乎上是邑改也然在下此坎也在上亦此坎也是邑雖改而井未嘗改也夫

坎何也自上來下非有得也來此井也今也自下往上非有喪也往亦此井也凡此緣改邑不改井而生義或者以初五兩爻往來如朱子發之說亦有此象

右併明卦象占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贊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正義曰雖汲水幾至井上然綆猶未出井罊罋其

瓶而覆之也

程正叔曰幾至而未及用與未下繘於井同所以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郭子和曰孟子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九家曰巽繩在坎水中繘也

楊廷秀曰巽下二爻一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中二爻二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

一九五陽其上猶有上六焉若系羸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象

劉氏曰三陽爻為水二陽既入于下一陽又不盈于中故有汔至羸瓶之象焉

亦通

李子思曰井以養人為事不能推以及人猶无井也君子德充實于中而澤不及物是獨善而已

又曰人之于井取之不同而所得亦異然井常自

若也是以贊論井之用養而不窮而以汔至亦未繘井為人功之未至而羸瓶之凶亦不過歸咎于汲者之未得其道耳察幾出井矣而未出猶未繘也於此之時正當用力以濟至此而羸其瓶則凶矣此聖人示人以謹終之戒諺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

右明卦占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贊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程正叔曰以陰而在井之底泥之象也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人所不食也

鄭舜舉曰輕清陽也重濁陰也輕清為泉重濁為泥

朱子發曰坤五之初初在井底坤土汨之泥也乾初之五往而為坎泉去泥存舊井也

李仲永曰舊井廢井也无禽无所獲也

案以初六本爻言之則陰之重濁在井之底上无其應无汲之者是井泥不食之象也以乾之初九往五言之九五為坎是井泉之象也其初位則九五之舊是所居舊井之象也上无其應是无禽之象也

程可久曰與田无禽之意通象贊勞民勸相亦指井田為言

案井田正法井象而畫疆場易之取象不一而足

皆緣改邑為義井雖不改而汲之者少則泥而不可食不汲則廢猶井田之廢而禽獸不至故田獵无獲也

右明象占

九二井谷射鮒瓮敝漏

贊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蘇子瞻曰上出者井之道下趨者谷之道失井之道而為谷故曰井谷

耿𤋮道曰井谷旁出而下流者也下比初六故為井谷李氏程可久並同

王輔嗣曰井之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于上反下與初比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水不上出而反下注也

王景孟曰巽之陰虚在下而復缺无有隄防之者故注于下使有陽剛之助而能隄防之不為井之谷矣

程可久曰鮒處汚濕之物射鮒則即初矣甕者水已上而受之者也敝漏則復趨下矣以无上應故也

案此爻上无應下比初六失井汲之義故在井則為旁穴之射鮒已汲則為注甕之敝漏皆象泉之下注也二以九居中有泉之象若上有六五則上出有六三則内蓄皆无此象矣

右明象占

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游定夫曰井道以髙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葢其自處汚下而功用熄矣

卜子夏曰陽爻居中有中中人之性不能應上從師友之訓而反習于下自敗其材器之象

程正叔曰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

乎曰處中非過也若上有與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右明文義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贊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李季辨曰渫初之泥也所謂浚井也井泥雖浚人猶有未食故至者心惻然以井澤未能及物也

蘭惠卿曰在下卦之上未得上出故為不食

李去非曰居內卦之極猶井之半也可食而不食者時未之知也

李元卓曰有已渫之德而不食者未離乎下也夫泥而不食自取之也渫而不食寧不惻然哉時焉而已

鄭舜舉曰渫而乃不食以所舉不中非井邑之會豈終不食哉

亦通

楊廷秀曰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

蘇子瞻曰井未有以不食為惻者為我惻者行道之人耳

程可久曰當位上應有可用汲之象

李子思曰以陽居陽非陰濁之水也可食矣而不見食則以在上為應者乃陰柔之類而非明王之象所以不能汲用以濟時也

郭立之曰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之而不見食猶之修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不明也

李去非曰井之半不若水之滿而易見德之隱不若德之顯而易知非王之明何以知之

李仲永曰王明必用以養人則受養人之福矣

冡井渫者去下之泥井道將革者也不食者猶在井之中泉未上出也過之者以其已渫而不食故

其心為之惻焉傷之何者可以用汲也上六正應則汲之者也然陰闇不明則不知其為可食而不之汲矣必王之明者然後汲之以養人則人也井也並受王之福也九五井之主陽明在上所謂王明也賛曰求王明則向之心惻者為之求之也以言士之修德在下可以汲引而不見録故過者傷之必求明王而舉之則已與民皆受其福矣

右明象占

六四井甃无咎

贊曰修井也

李氏曰重陰而貞固有井甃之象

楊廷秀曰一一有兩甓連接之象故曰甃

蔺惠卿曰乾施一陽於二陰之中而坎為水陰中之陽也故陽爻為水為泉地接陰氣而生土石陽中之陰也故陰爻為泥為甃初居下故謂之泥四近上故為之甃

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隂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為无咎

王景孟曰隂虚亦㪚漏也然下有九三隄防之助焉則與九二之得初六異矣所以有井甃之象能補其過而无咎也

李元卓曰止於无咎者未有上出之功也

右明象占

耿睎道曰渫井内則井潔甃井外則井完兩者不

可偏廢也

陸希聲曰井壞則水渾故甃而修之法亂則民擾故治而正之

右明爻義

九五井洌寒泉食

贊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可久曰水之始達曰泉其正性曰寒

李氏曰井洌則泉寒

李去非曰坎水北方之凝陰故以寒泉為言

郭立之曰洌言井之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之性主天理而言也

右明象占

鄭少梅曰井以陽為泉者水因天之一陽而生也巽之二陽亦在地位而趨下是谷而非井矣一雖在人位而居甃之下汲之不及不若坎之一陽浮溢于甃上也井欲溢而喝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毛伯玉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者也故不食五出乎甃矣汲之泉也故曰食

李季辨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修井道已全為時所食所謂井養而不窮正在此爻

程可久曰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右明爻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贊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林黄中曰坎為輪故有汲象亦為有孚逺應九三近乘九五泉源之富足以養而不窮故也

楊廷秀曰爻畫一開而勿羃之象

耿晞道曰隂性吝嗇故有勿羃之戒

王輔嗣曰不擅其有不私其利故有孚元吉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易中諸爻至于上則多有窮亢之患而

井之上六乃曰元吉何也井之道貴乎上行故巽乎水而上水者乃井之象居井之上已收成功井道之大成者也井已收成而勿冪則是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此古之君子所以為兼濟天下之事也

劉氏曰陽爻為泉陰則无之上唯言井之大成此則汲水在上之時也

案收有二義以為轆轤者收繘者也以為大成者收成者也轆轤之義為長收而勿幕則人信其不私

有其井與衆共之所以大吉

右明爻義

劉長民曰初井泥則始掘井也二井谷則泉之始出能射其鮒三則淘井之污四則甃之五則泉洌而食上則取水濟人不可冪覆也

李季辨曰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且甃則井道全矣故五井洌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冪功始及物而

井道大成

案初與二在井底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居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蓋以三材之位取義也三陽位皆取象於食以其為水泉也其不食者在下也唯九五坎中之泉浮而上出故為可食二陰位則為井谷者下注也甃者自下而上也收者成也初為舊井故四甃之二為射鮒故五洌寒泉三為渫而不食故上為收而勿

鼎貞悔之對也

右朗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四